

# 姜澄清散文选



姜澄清 著  
随而笔之 可见真性情也  
姜澄清文集·之十一

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姜澄清散文选 / 姜澄清著. -- 贵阳 : 贵州大学出版社, 2014.6

（姜澄清文集）

ISBN 978-7-81126-689-4

I. ①姜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4385号

---

## 姜澄清散文选

著 者：姜澄清

责任编辑：舒艳雪

印 刷：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2

字 数：144 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6月 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6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1126-689-4

定 价：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：0851-5981027

## 再版总序

文人到辑刊“文集”的时候，大抵至末路了。而自己呢，积一生之所成，向社会奉承者，亦仅此而已；在我，实在是愧赧交加的。我一生，除教书一事，勉强及格外，他皆不足道。然教绩不能显于纸素，于是，只得将这些所谓学术成果者，付梓刊行。自己从不敢怀金针度人的奢望——本人尚且待人相度，何言度人。过而言之，这个集子不过是姑奉浅陋与糊涂于诸君。此非以谦下邀誉之术，从1957年至1978年，二十年间，在饥饿与胡斗乱争中，苟全混世，何言读书求学？自己不敢以“天也，非战之罪也”来自宽无成之憾。所聊可为慰者是，近三十年来，未敢虚掷光阴，因此有了点滴文绩。如果说，“英雄”是“时势”所“造”，那么“造”愚钝与浅薄者，孰耶？

当这个文集面世时，我已届八十，风灯雨烛，微光弱明，还能撑持几时？故在董理这些旧稿时，未尝不愀然暗伤。

我十八岁离滇客黔，一生都盘旋于山野中，其间，五十年都进退于三尺讲台。此中甘苦，非当事者莫能味。然积久成习，竟自乐于笔耘舌耕，夏则挥汗，冬则呵手，每文竟束管，仰见南窗，残月已垂，而东方已白矣。

纪文达（晓岚）晚年，以不堪考察之累，而以闲逸的“笔记”遣日自娱，到后来，连此亦厌。我正步着前贤的履辙，踏入百事皆懒执

的“无为界”。然前贤文绩煌煌，成证果而后寂，我却以果界中人的闲寂，掩己之慵懶，不亦谬乎？在古贤是“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”，在我是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

年届八旬的人，若要疏懶，可以编出很多理由，有了理由，便可心安理得地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我徘徊于墮、勤之间，择其可为者为之，于是，在古稀之后，便只写随笔之类。寿多必寂，朋友间过从日少，空巢孤叟，只好将素笺当朋友，摇笔面笺，有如对友倾谈。

因此，大抵界划，七十以前，多为学术之文，此后，便是随笔之类了。

我有二十年（1958—1978）的艺术教育经历，因出身“中文系”，所攻习者，不外“之乎也者”，而置身管弦歌舞的环境中，颇有樵叟下海、渔夫入山之困。然而，成就我日后研究的，正是这困境。二十年间，耳濡目染，皆笙歌图绘，于此专业之外的纷扰，始厌之，终爱之，我不期其然而然地陶醉其中，文化视野，因之洞开。此种自然的趋进，入乎性情至深，故，后期研究艺术，实乃自然的归宿。

在此二十年间，闻睹中外艺术，而耽之愈深，愈对往昔所受之“艺术概论”教育，渐生疑意。那些“概论”，本非为艺术立言，醉翁之意，不在酒也。“悟已往之不谏”，正是一种自我批判——上世纪80年代，在我，在社会，都是一个启蒙的批判时代。使我骤然名驰的文章，就是从艺术入手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。由今观之，这篇指认书法为抽象符号艺术的文章，指马为马，并无绪旨，而在指驴为马的时代，平常之说，便有不平常的价值了。在刊物加按发表，并号召讨论后，一场论辩便展开了。而我，因之成为核心人物，且被尊之为“理论家”、“美学家”。这场发生于1981年的讨论，惜乎未延及哲学、文艺学，否则，所“启蒙”者，便不会仅囿于书法界了。如此的偶然，又成了自己不能不如斯以进的必然，既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，欲拒不能，于是只得

顶冠而前。换言之，我是在戴上“理论家”的帽子后，才潜心致力于理论——既然难下虎背，何妨骑以驰之。新的治学道路，缘是而定。禅家曰“成佛当有立脚处”，治学亦然。我不经意撞到“立脚处”，从此，“由是而之”，从书法始，进乎绘画，因绘画之启迪，再研究华土色彩学理及中国艺术盛衰的生态原因。凡此，皆非预为设计，而系顺流趋进。有如一个泛舟随流者，我乐陶陶地漫游于中国文化的玄海中。

三十余年的研究，成绩非微，稍可慰者，草创了书、画学的体系，亦填补了前贤研究之未及者，即本土的色彩学理。对中国艺术的“生态”因缘，亦有新锐之见。

个人所可告诸君者，仅此而已。惜乎，今者强弩之末，气衰力微，难耐寒灯冷凳之苦，更畏征引之累，老马迷途，不知所向，遂以随笔述录一时之感怀，虽曰“清谈”，实则姜（江）郎才尽，黔驴（黔固无驴，此随俗也）无技也。

《清谈录》及其续篇，是七十以后的混日之作。此时，虽于故有文献日渐疏忘，而在体验上，却优于少壮时。中国艺术，本属安静、淡远、柔婉、空寂之类，而人至桑榆之境，亦趋于此种氛致，空斋寂处，对春花秋月、丘山涧流，兀自多了相知之情。于是，便将此暮年的幽怀，随手述之，遂成就了“清谈”之“录”。也许，生活如斯，艺术也便不能不如斯了，而种种高论难免将当如是也的平常，论得离乎本相。讨论中国艺术，以得“土味”为获真。革命家“革”艺术的“命”，以使其服务于革命。于是，艺术便成了千依百顺的小女孩，任人牵引了。而洋博士呢，斥中国艺术“落后”、“不科学”，必欲使中国艺术“取西人之法”，削己足以就人履。新生代的洋博士，本疏于国学，然却大言中国书画，彼等以洋理论释土画学，术语虽同，然一经妄解，中国学问便西化了。鉴于此，我考释了画学术语，意欲正名；否则，华土理论，

形表虽“土”，却被“洋化”了。

如此这般，本土的艺术及其学理，经轮番强暴后，不复贞洁矣。我的努力，其保“贞”乎？

在咬文嚼字之暇，我也涂涂抹抹，此非欲跻身书、画界，去逐名争利，而是想假此以体验中国书画的玄机，以免门外文谈之弊。《文集》所附，即本人的涂鸦习作。丑妇见公婆，愧甚愧甚！

“新体文言”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，此亦感时而倡也。五六十年来的白话文学，颇有淡若白水之概。“白话”之兴，在实用交流方面，固为势之必然，而在文学方面，文言的美感是白话所不能取代的。毫无文言基础，而欲使白话有味，是欲赴浙而趋蜀也。古人不如今人的地方甚多，然独述文一事，今人难及。盖古人的荣辱沉浮，全系于文章。十年寒窗，诵读经史，科场成败，只定于作文。“五四”时代的硕儒通人，何以其白话文亦饶有韵致？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旧文学基础，故为文为白，皆能应付裕如。我提倡“新体文言”，是想开创一种大众皆能了然的文体，在保持文言简洁、有味的前提下，也使新体文言，明白如话。文集中辑录了我的几篇尝试之作。文学毕竟是语言之学，舍此，无论写什么，至多，也只是瓦舍唱本而已。

我的帽子不少——书论家、画论家、美学家，乃至作家、书画家。这实在是肢解了本人。还是老说法贴切，我勉强算得上个“文人”。以今义诠释，文人也者，文化人之谓也。此与古代“文德之人”、“文学之人”稍异。“文”，概指“文化”，在昔，大体指诗赋书画兼能者。此为综合之称，而这“家”、那“家”，则是分解之称。然，“文人”颇蒙揶揄，“文人相轻”、“一为文人则无足观”是古已有之的说法，我虽未染“相轻”的毛病，但确属“不足观”之类。“不足观”，谓无助于“治”、“平”，无补于生计，予每窃叹，文人之矢志“治国、平天下”者，鲜有善终——

“国”不能“治”，“天下”不能“平”，而只落得弃市长街的下场。因之，何须求“观”呢？中国文人之智者，于无奈中，遂潜身江海山林，“隐”于“文”了。由是，有了五花八门的“隐”法——初则隐于山林，继则隐于市井、隐于翰墨、隐于睡、隐于醉，乃至隐于青楼。凡此，皆“以无益之事，悦有涯之生”（陶渊明语）的自安之术。彼等所奉的箴言，只是四个字——“莫谈国事”。那么，人有唇吻，莫谈国事，又不可能哑然，于是，便滔滔以言与国事无涉者——风花雪月、诗词歌赋、酒茶丹青，如此这般，便洋洋乎造就了中国最有情趣的“隐逸文化”。谁料到呢，最“不足观”的文人却创造了颇可观的文绩。欧阳文忠公（修）曰，“晋之文章，唯‘归去来’一篇耳”，然，仅此一篇，却垂之千古，而古今来汗牛充栋的媚时之作，却只留下恶臭。中国乏抗争的文化，却多“躲”的文化，隐士便是“躲士”，这一“躲”，便陶铸出了最悠绵淡泊的文类。故，欲探宝者，当在“地下”去找——隐士即“地下工作者”也。

我一生盘旋于滇黔，然身在山野，却心系庙堂，然“天意高难测”，年轻时，总忖测“天意”的趋赴，孰料，“天”象幻变，故跟之愈紧，愈陷迷途，是以，“隐”亦不能，跟亦不能——“两间余一卒”，“彷徨”殊甚。至退休之后，世道安定，所以，“退”以“休”之。此一“退”，近乎“躲”，于是乎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只管翰墨与丹青。遂有了“清谈”之类的文事。

以上所陈，为个人的“坦白交代”，诸君在览阅我那些劣文之前，先稍知其人，或能辨弦外之音也。

姜澄清

二〇一二年桂香时

于花溪补述

## 自 述

一九九六年，贵州人民出版社辑刊了一套“文学丛书”，内中便有我的散文集。集中的杂什，多数是八十年代写的，而最晚者，则是一九九五年的了。此次重刊，我删去了若干不堪入目的篇什——留下的，也未必是“精华”。在这些陈货之外的，便是一九九五年之后的了。集中附有几篇“新体文言”。所以，这个集子，可谓文、白兼包，说它是杂烩，也大致不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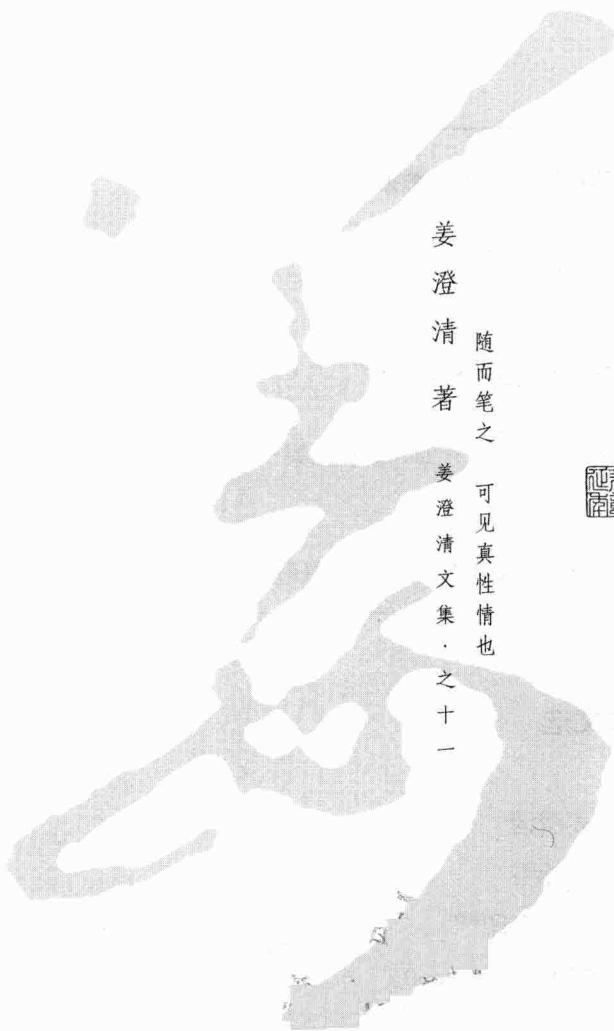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一二年十二月补述

# 姜澄清散文选



姜澄清 著 姜澄清文集·之十一

随而笔之 可见真性情也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我这三十年         | / 1  |
| 说“资格”         | / 9  |
| 读时文杂感         | / 11 |
| 从“国骂”说到“市骂”   | / 13 |
| 论“他妈的”        | / 15 |
| 也说龙           | / 16 |
| 谈“牧”与“仆”      | / 18 |
| 话说“商风感冒”      | / 20 |
| “官倒”不倒 “感冒”难好 | / 22 |
| 也说“开会打瞌睡”     | / 23 |
| “混”说          | / 25 |
| 鸡血疗法、饮水疗法及其他  | / 27 |
| 论“侃”          | / 29 |
| 东拉西扯说电视       | / 31 |
| “三八”话“解放”     | / 33 |
| 戏说“惧内”        | / 36 |
| 漫说人生          | / 40 |
| 谈“隐逸”         | / 42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悠悠“菜根”味    | / 44  |
| 让人生“麻辣烫”起来 | / 46  |
| 嗑葵花与抽香烟    | / 48  |
| 麻将与人生      | / 50  |
| 从“流氓”到绅士   | / 52  |
| “三嗜”与文人    | / 54  |
| 侃 茶        | / 56  |
| 再侃茶        | / 58  |
| 酒与文人       | / 60  |
| 我与京剧的缘     | / 63  |
| 侃文学        | / 66  |
| 兴趣最要紧      | / 68  |
| 月白桐落话花溪    | / 70  |
| 黄山归来       | / 71  |
| 海 思        | / 74  |
| 街头小景       | / 77  |
| 招牌的奇趣      | / 79  |
| 致士光上人书     | / 81  |
| “走火入魔”对话录  | / 85  |
| 我与山、溪、桥    | / 92  |
| 这里月夜静悄悄    | / 94  |
| 山之缘        | / 96  |
| 桥畔絮语       | / 99  |
| 山水之乐缘乎心    | / 101 |
| 风 思        | / 103 |

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云 思      | / 105 |
| 钟 声      | / 107 |
| 难忘的恩师    | / 109 |
| 书斋沧桑     | / 116 |
| 庠序血案     | / 119 |
| 滑稽戏亲历记   | / 122 |
| 砚边琐言     | / 126 |
| 春天里的书法故事 | / 141 |
| 闲话麻将     | / 149 |
| 麻将稗史     | / 155 |
| 附 新体文言小品 | / 161 |
| 再版后记     | / 171 |

## 我这三十年

自一九八一年三月发表有关书法性质那篇文章，迄于今，已三十一年了。回顾这三十年的道路，非扬己以自炫。

### 一、一九七八——一九八八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，个人对大学时期所受的旧式教育，早有不满意，至一九八〇年冬，在读了《书法美学简论》后，对既往的困惑才开始清算，《简论》完全地根据旧式文艺训条来硬套书法，这令我触动甚大。《简论》的立论及表述，是典型的教科书“概论”，于此，我殊觉反感，且仅以三小时，便急就了那篇惹事的文章。

文章写得很差，但观点明确。它很寻常，只因说得早，便有些儿不寻常了，遗憾的是，关于“抽象”的讨论，未扩展到其他领域。八十年代当“文革”之后，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，而书法批判，确实首开风气的。其实，“一炮打响”，并非个人武艺高超，只是我敏感而大胆，把话早说了而已。

这次扯皮，于我影响大极。此前，我走的是“经典”的治学之道，并未将“雕虫末技”的书法放在心上。自论辩后，个人便欲退不能了。理论家的帽子戴上后，我才搞理论。此一个歪打正着的经历，奠定了我

未来三十年的治学方向。原先的迷茫消泯了，登堂入室的门径明晰了。

传统的治学道路，必以六经为本，故于闲、杂之学，或多疏遗，即王静安先生涉宋、元杂剧后，学界也未有太改变。赵宋以来，文人鲜有不染丹青翰墨者，题跋著述积案盈箱，然多为一时心事，一己观感，且短笺促札，不足以发宏旨。然中国书、画的精微，却散存于只言片语之中。各家著述即稍具规模者，或多丽词比况（《书谱》），或尚玄言（《石涛画语录》），或精言妙论散杂述录（米芾《画史》），号称“史”者，陶九成之作，俨若作家花名册。至于条贯综赅，发微揭奥以成体系者，百年来，史著尚有，而论则缺少。五四以来，学人如梁任公、钱穆、林语堂、朱光潜等，每有新锐之论，然亦为点滴发挥，如经空流星，灿然一现，戛然而止。

百年来，专业之画人虽多，然皆画而不述，即有高见，亦多一己心事，其作有类“随感”。自钱钟书《谈艺录》后，效之者众，然皆由门生弟子辑录口谈而成，其间经验之谈虽多，然其体式，仍近古人之题跋，且言技疏道，颇类梓匠授徒之口诀。

至于书法，论著多盘旋于碑帖考证，笔墨技法，亦乏思想史论之专书。书法体式简明，而寓意宏深，且写字乃众所操持之寻常，故易以其“寻常”而寻常视之。我每想，研究一族、一国之文化及心志，其妥捷之径，即选择唯该族该国所独有之文化现象入手，而书法唯我独有。窃以为，书法始于点画间架，而终乎玄思妙想，各时代之风气（如工具、材料、文字体式、社会思潮、美学理念等等）未有不寓于书，显于书者，放由是而之，可收滴水乾坤之效，如是，雕虫小技，便非“末技”矣。

治经之学，经汉儒之考据，宋儒之生发，乾嘉之实证至五四学人之宏论，几无可入手之处。吾侪所可从事者，即视前贤所未及，或虽

及而未发挥者，补遗填缺而已。

如是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由书入手而进于画，畅然趋赴而不复彷徨矣。凡所涉之范畴，皆非预为拟定，修习到处，论题自然产生，由书而画，由画而专论色彩，再考索艺术变易的生态之理。我谓此为“漫游”。

在“爬格”之暇，我也写字、画画，用意不在成家，而在悟理。许多新鲜想法，其实是萌生于“写”的。“文革”中期，我隐于翰墨，在临写中，殊难践阶级学说，怎样的点，怎样的横，才是无产的，怎样的，才是资产的。这一类现实而直感的困惑，使我有了新想法。也许，后来我写的那篇惹事文章，其主旨，早蕴于胸中了。八十年代，是由反省而至批判的年代，对八十年代中后期的“现代书法”我也有所称许，那并非是就形式而论，那一类怪异的形式，是“批判”的，它的意义，超出书法本身。即如我说“书法是抽象的符号艺术”，这个说法你可以不同意，但它却是“批判”的。八十年代，在音乐、绘画、美术、文学领域，都有“怪”现象、“怪”说法，但是，一想到那是“文革”之后的事，也便不以为“怪”了。这就是说，在形式上，你也许看不惯，但在精神上，你不能不承认，它是“批判的”。书法之感应时潮，即此可见。由此我想，自己看不惯的形式，未见得它的精神一无可取。

如此这般地“漫游”，最后，似乎又“游”到了治学的起点——训诂上。我早有察觉，辞典或专业人士解释术语有误，他们用西学释东语，以今义释古词，于是，中国学理便西化了，此如“写生”，在我为“写”“生”气，而域外则是对实物画其实形。语言系统混乱，则无从言独立的流派。这方面的工作，我致力于个人的“小学”基础。十多年来，撰写了数十条“术语”考释的短文，此虽为基础工作，而其

意义也正在“基础”。基础不正，楼宇必倾，而诠释书画学术语言之难，更甚于“经”。因既立为“经”，则注家蜂起，一切疑难，皆得廓清。而书、画学著述，因系另类，鲜有注疏，故尤难考究。且言书言画，人各一词，标新立异，本属正常，故尤难求一公允之解释。再者，书、画学之核心语词，多移用于“经”，如神、妙、气、品、象、形、空……而在彼在此，语义不尽一致，故，“正名”尤难。

应青年学书画人士之请，在原有条目外，增补了若干新条目后，辑为一册，额之曰《中国画学术语释诂》，于去年出版。出版后，在阅读中，又积汇了不少新语词，拟再版时补入之。

这项工作，兼训诂与文论，语言系统不厘清，则谈书论画易陷偏歧。

九十年代以后，研究范畴扩大了些，除《中国书法思想史》外，又完成了《艺术生态论纲》《中国色彩论》及其姊妹篇《中国人的色彩观》。凡此，皆非预为设计者，我像卧舟泛游于玄海中，随流而去，动力只是两个字——兴趣。

七十岁以后，想法虽多，但以精力不如以前，深畏引经据典之累，故逐渐沉入随感写作之中，纸笔墨砚，风花雪月，随一时之感怀而述录，而其中一以贯之者，还是书与画。我中“毒”太深，论古言今、说此谈彼，那“书”影都或浓或淡地幻浮于纸素之间。距那场论辩三十一年了，个人染“毒”太深，积习所致，不知其然而然地由斯以进，欲罢不能。

七十五以后，“爬格”速度慢了，能凑点儿闲文，也是靠烟冲的。说“姜（江）郎才尽”，未必，但存货已销售殆尽，强弩之末而已。

“安度晚年”有点儿等死的意思，所以我易之为“乐度晚年”。因此，就得找乐子。我的乐子有二。

一曰游学，也就是讲学了。夏出冬伏，暖和了，候鸟便逐暖而翔。我一生当教书先生，习惯使然，总觉得站在那三尺台上，像云里雾里的神仙一样，快乐得很，何况，讲后还能“骗”到点儿口水钱，聊补烟资。讲完后，又腾云驾雾，回到山里。弱冠前，在滇；以后，在黔，我一生都在山里转悠。年轻时，总想东南飞，现在，请我，也不出山了，这也是习惯使然。

二曰涂抹。我弄管戏墨的初意只在深化对书画的体识，不如此，很难理解古人论书论画的玄言妙思。其次，如梁任公所云，搓麻将要四个人，弈棋要两个人，唯有书法，可以“独乐”。“寿多必孤”是老话了，你必须从习惯“空巢”到享受“空巢”，办法就是练字学画。这便是倪云林之所谓“自娱”，退休后，因无公事时务的纠缠，如何打发岁月，便成了尖锐的问题，年轻人迫于事务，凡事都求效率，所以不用毛笔用钢笔，不用钢笔用电脑。我，倒过来——只用毛笔。机械有效率无情感，而毛笔却能转达、感应你的心绪，且总以求美为目的。在空室之中，慢悠悠地“独乐”，竟不知老之已至。

说到书画，我既未求师，也未临摹名迹。大抵，有了点书法的功夫，便可从事。书画本相通，原理并无二致。古代无美术学院，画家都是“自学成才”，书读好了，毛笔字写好了，由是而之，自然能画——差别只在优劣。

我画的鸟，人问何类，我答曰“乌鸦”也。我本涂鸦，故云如此。既是“自娱”，故不计较毁誉，设若要投放市场，按尺论价，便不可不计较了。而且，书写时，得有经济头脑；结体要宽阔，横要拉开，竖要扯长；记住，空间就是金钱。

姜寿田先生说我的画“冷逸”，我呢，只敢接受“冷”，不敢接受“逸”。“逸”或排在神、妙之后，居第三，至宋，排在首位。不论是三